

一百部

言情

小说

一月读



一百部言情小说一月读

(下册)

高桥 主编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内在美

朱秀娟

万台生上班时遇见一位小姐，她竟然知道他的名字，他感到蹊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才知道她叫白采，然而除此之外，她仍然是一片迷雾。

下班回到家，恰好又碰上吴青打来电话，约他到韩香村消夜。赶到韩香村，吴青竟带来了两个“女朋友”，还把一位叫做丽香的交给了他。丽香对万台生一见钟情，然而万却不为所动。第二天上班时，却惊奇地发现，白采就住在他的隔壁。

从此以后，万台生就常常陷入一种复杂的情感漩涡之中，丽香不断地打电话约他出去，而他的太太美凤又常常从美国打电话回来盘问他的行踪，表现出极大的不放心，而他则常常不自觉地关注着白采的身影……

一天，台生正感到寂寞，于是便到超级市场去采购，不料在市场上又见到了白采。当他得知白采是为了请客而采购时，兴奋之余又不免感到内心的苦涩：她要请个什么样的客人呢？是否也象丽香请自己？

回到家里，美凤又来电话：“台生……我好担心，我常做梦，你有女朋友了。”还告诉台生，要阿巴桑好好照顾他，阿巴桑是她的线民，专门看望他的。

早晨上班，又在电梯里见到了白采。天正下着雨，他终于说：“白小姐，我们顺路，我送你一程。”

一天里有忙不完的事，女秘书黄小姐送来各种各样的文件请帖，然而他却无心应付。吴青又打来电话，说丽香要见他。这使得他意乱情迷，工作上难以得心应手。他想，也许是生活空寂

的缘故，才使得他一心把思想去追踪一个女子的步调。于是他觉得需要丽香了，她能填满他生活的空寂，却不会搅扰他的心。他约了丽香。

然而，多年拘谨的生活，使他一时放浪不了形骸，即使与丽香在舞厅中，他仍狂热不起来。难怪丽香说：见到他竟相信会有白头到老的婚姻。可是正当他试图改变这种昏乱的心态不再去留意白采的行动时，第二天的早晨，却又满怀期望和兴奋地等待着那短暂的相逢，并用车子把她送到她公司大楼门口。送走了白采，正当他一踏进公司的大门，黄小姐就嚷着要她去接万太太打来的电话，又是那没完没了的盘问，他忍不住发火了。

下班回来，台生看见白采和一个男人道别，当得知他是白采的朋友，台生懊恼万分，他有一种被骗的感觉，觉得自己白受了这些时日的魂萦梦牵，但被她勾起来的恋情难以平复了。第二天上班看见她去等公共汽车时，他还是用车送了她。但一整天，他的心绪都坏极了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摔电话。这种坏情绪一直延伸到他的睡梦里，他梦见很多人在纠缠他，地上都是些绊人的绳子，一不小心一跤向下滑倒……骤然惊醒，耳边响着凄厉的救火车声音，猛冲向阳台，一股浓烟正向上窜：着火了！拿起皮箱便向外跑，突然一阵心悸，回头冲向白采的门口，使劲拍起来：“白采！白采！”门很快开了，明白是什么回事后，两人便没命地向楼下跑，冲到二楼，上来的人却说：“火已熄了。”白采浑身颤抖着站不起来。他伸手扶着她，她把全身的力量放在他身上，上了楼，两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。到了白采门口，白采却瑟缩着：“我一直找不到钥匙。”台生这时才注意到白采穿着单薄的睡衣，把个皮包紧抱在胸前挡着寒气，早已冻得嘴唇发乌，脸色透青，他不由得满心怜惜，把她单薄颤抖的身体搂在胸前，慢慢走向自己家门。

当他从香甜的沉睡中醒来，立即感到自己是沉浸在幸福中，他想把内心的感觉告诉白采，但房内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了！他必须找到她。正在这时，电话又响了：是美凤，又是一阵询问：“我

的电话一直在响，你一大早去哪里啦？”台生厌烦着，但还是报告了昨夜失火的情况。美凤不由得大吃一惊：“我们有没有损失？台生，我已买好了机票，明天回台湾！”“什么！”台生也同样吃了一惊，“强强呢？你要替强强着想！”“我是强强的母亲，我会替他着想，我能替他作主。台生，丽香是谁？你为她失魂落魄，天天在办公厅发脾气，我如果留在美国，我就永远没有家，没有丈夫了！”台生无可奈何：“老天！完全不是这回事！”他认定，丽香的事，一定是黄小姐告诉美凤的。

这一天，台生在办公厅坐立难安，他把黄小姐远远地支了开去，他想，应该去找白采。下班回到家，他一直注视着隔壁的动静……看见白采走出电梯，他蓦然过去一把抓住她：“你才回来？”他不让她开门，让她到自己家，定定地看着她：“白采，原谅我。”她看着他：“我没怪你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。”她突然哭了，伏在他怀里颤哑地说：“我一直爱你！”过了一会又说道：“过去了，在回来以前我已答应他的求婚了。”台生由狂喜变为内心的一阵刺痛：“不该为了我，你不能嫁给你不爱的人！”白采叹息着：“我在一所女子大学念书，对爱情充满着幻想，我有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可是这个人一直没出现过……直到我在电梯中见到了你，你牵着儿子，和太太聊着，那么愉快，我突然觉得我愿用我一生换取一天你太太的地位……今天，我等你来找我，盼望你能亲口对我说，昨夜的事，不是机会，不是你空虚造成的……”他急切地把她抱在怀里：“你不明白……我们才开始……”她却把他推开：“我们怎么能开始？你忘了你有个家，有太太孩子了……”

她的话使他感到痛苦绝望，这时电话响了，是丽香打来的。

美凤即将回台，岳母又打电话来，她甚至还知道台生有了女朋友，台生难以分辩。美凤九点到，黄小姐来告诉台生，台生希望黄小姐与他一道去机场，还说：“我太太回来是为了丽香的事，你真害惨了我！”黄小姐直叫冤，出于气愤，她提出了辞职：“我做不

下去了，你不相信我，你太太也不相信我，每次她打电话来找不到你，连带我的行踪都要打探，还说什么近水楼台……其实，你眼中……”她颇为幽然地瞪他一眼。他猛然明白黄小姐的一片苦心，可是他终究挽回不了她，她走了。

美凤带着儿子强强回到了台北，美凤一到家，便着了魔似的把所有东西都换洗掉：“你竟把贱女人往家里带，我能碰那里？脏死了！臭死了！”甚至连化妆品、镜子都打碎了，任凭台生劝阻解释都没有用。“你带她上床的事绝对错不了！阿巴桑有好多证据！”无奈，台生只好让她与丽香见面，让她自己了解去了。

第二天，台生带着美凤来到了丽香家，丽香的娇弱美艳和她那精致的套房令美凤心跳。恰好一个电话打来，丽香示意是酒柜上相片中的男人打来的，她告诉美凤：“这人比不上万先生，不过他对我很不錯，万先生与我做个普通朋友都勉强，万太太，你相信我和万先生之间的纯结友谊吗？”

美凤带着强强到台中看她母亲去了。

电话中传来白采柔细的声音，她告诉他：她感冒了，但台生一再坚持要她去看医生，他有点疑心：怀孕初期有时会和感冒一样的。但她关心的是他太太是否原谅了他。她还伤心地抱怨他这几天连电话都没敢打给她。台生满心苦涩，他仍坚持白采去给医生作检查。白采只好红着脸告诉他：“我一没有一小孩！我一MC来了！”台生不免内心涌出了一阵悲哀，他和白采之间到此为止了，他没有什么藉口再去想她！关心她！拥有她了！

踏进家门，美凤的电话来了，又是同样的盘问。美凤的电话刚打完，丽香的电话又来了。她抱怨着他过河拆桥，还说：“你还真不好找呢，是不是会情妇去了？”她尖叫着，“万台生，什么时候介绍你的情妇让我见识！你骗你太太可以，骗得了我？我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！你把真主介绍给我，我帮你到底，否则，你不守信我也可以翻案！我不想受愚弄！等着你啦！”说完便摔上了电话。

当台生把丽香要见她的话告诉白采时，白采感到莫大的伤心，她哭了：“你好狠！为了你的家庭，为了怕什么丽香找麻烦，你不惜让我出丑”台生语无伦次地解释着，“我不听！”她捂着耳朵，摇着头，“出去！出去！”台生却一把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吻着她慢慢地述说着内心的苦楚，她伏在胸口不再挣扎，想到今后各自东西，互不相干，她比他还伤心！她含着眼泪：“我们怎么办？”两人只有紧紧的拥抱，蜜蜜倾谈……

第二天醒来，正回味着昨夜的甜蜜，突然门一开，美凤和强强回来了！他吓了一跳。

上班时，美凤把台生送到电梯口，意外地又遇上了白采。台生把车开上大街时，看见美凤竟站在大楼门口向他招手，他内心禁不住一阵寒颤：她跟出来干什么？万一白采在车内？

为了调节大家的心绪，台生决定带领全家外出渡假，不料出门那天恰巧又碰上了白采，她满脸煞白，两眼愁绪，偏偏美凤在车上又议论了她几句，这使得台生的情绪一下子坏到了极点，这引起了美凤的疑虑，她终于领悟到了什么：近水楼台！正当她想发作时，耳边响起了妈妈劝诫的话……这两天台生努力去做个好丈夫，好父亲，努力忘掉白采和以往跟她在一起的一切。可是当他在报纸上看到白采的订婚启事时，却又感到全身一阵麻木。他又来到了白采的公司大楼，找到了白采，两人相见，百感交集，说不完的仍是那说不清的话题……回到家门，他又僵住了，美凤正放声哭诉着：她显然已知道些蛛丝马迹了，甚至已查出白采来了，该怎么办？他不敢进去，只好擦着门又开车回到公司。

四周的气压低沉得令人心慌意乱，家里的空气更是死寂凄冷。台生终于对美凤提出：“美国房子空在那边，不如你还是带着强强到美国去吧！”美凤领会了他的意思，终于忍不住了！她趴在床上哭得肝肠寸断，强强受到感染亦跺着小脚哭得力竭声嘶……美凤敲响白采的门，内心惨痛着：白采有什么魔力！她哪一点比自己强！门开了，出现的是白采惨白的脸色……

归 雁

朱秀娟

从纽约开往台湾的“东方艺人”号经过洛杉矶时，船上又新上来了两个中国旅客，一个是章仪笙小姐，一个是吴正东先生。两人的上船，引起了船上旅客的注意，同时，仪笙和正东也都为对方的形象和仪态所吸引。对两位到来最感兴趣的，莫过于杨醒曦先生和他的太太宝华，还有高一秋和他的太太芝蓝。这是船上最为热情活泼的两对青年夫妻。“东方艺人”号的大副陈汉桥也是一个热情英俊的青年人。自从杨、高两对夫妇从纽约上船以来，汉桥就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仪笙一上船，便被包围在这群青年人的热情之中。餐厅中简单的寒暄，仪笙从宝华的口中得知，他们结婚才两年多，看到醒曦和宝华那种新婚似的亲昵恩爱，仪笙不免生出许多感触，内心里又飘过了一抹落寞与孤寂的阴影。

船慢慢地驶离了洛杉矶港口，目送着渐渐消逝的异国土地，这几位中国旅客各有着不同心情。仪笙站在船边，看看深深的海水沉思着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宝华正思索着，以窥探的目光研究着仪笙。

“我突然体味到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。”仪笙整理着秘书的思路。

“到底胜过一粟太多，人能生活在海中，有目的地从这边的海到海的那边，从地球到月球！”吴正东插了进来。

“嗯！”仪笙略一沉思，“你的话是对的，但人与海是不同的，海是永久不变的，而人事的变迁就太大了。”

“唯一的办法，活着时，好好做人，好好生活，做尽自己该做的事，尽完自己该尽的责任。”正东低低地说。

仪笙深深地看了正东一眼，暗暗庆幸着归途有了声息相同的伙伴……

船航行在迷蒙的海面上，随着波浪前后倾侧着。吴正东心头涌起恶心的感觉，他晕船了。三年前来美国时他是没有晕船的，唉！岁月不饶人。他内心感叹着。“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”有人提醒他。在陆先生的指点下，他走进了船上的医务室。

应门的是张洁白美丽的脸。乌溜溜的媚眼，挺直的鼻端下是张小巧的嘴，正向他递送浅浅的笑。遵照医生的嘱咐，这位护士小姐以敏捷的动作包着药，掀动着长长的睫毛，仰着没一丝化妆但看来生动的脸，黑亮的眼珠大方地凝视着他：“四小时一粒，好了就不要多吃，”温柔得近乎慈蔼地叮嘱着。

她看着他，心想这就是船员们讨论的那位单身男客了，他略带憔悴的脸上，那深思与急躁的眼睛，那眼神，牵动了她温暖纯洁的心房，她觉得他是这样堪怜，自己真愿变成万能的护士，不但治好他的晕船，还医好他心头的忧虑。

他接过药包，看到她那脸上的羞涩，突然感到一种不自然，便遁形一般离开医务室。他确信，护士小姐已在他的心海里撤下了某些温柔、兴奋的情绪，丰厚超出自己的祈望……他在楼梯中迟疑着，多想再回到医务室，再祈望着护士小姐对他也有些特殊反应，尽管他也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可笑。正想着，仪笙灰白着脸色向他走了过来。

仪笙觉得自己病了。到美国以来，她还没生过病。即使有些小病，她也从不听朋友的劝告，躺下休息的。她想起了洛杉矶的朋友，还有那一段爱，那令她后悔的解除婚约……

她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幸度的，那天，她穿着全白的衣裙。

那前胸开得尽可能低而露出的由于游泳而晒成棕褐色的皮肤，秀雅中略带野丽，倾倒了多少男人，女生也对她产生嫉妒。在她唱完一支流行歌曲女王似的走下台时，一个女生手中的果汁染黄了她的舞裙。在她惊慌失措之际，是幸度果断地把她带到一家洗衣店，以最快的速度使她又洁白地回到舞会。是那时，她才注意到幸度的聪明俊秀。她吻了他，情不自禁地。可是不久，幸度却失踪了，只是在一个朋友的舞会上，两人才再度见面，两颗爱心在舞会上深情地紧贴着。两人的相爱，引来了多少嫉妒与赞美！

然而在仪笙决定出国时，幸度的父母却给她出了道题。幸度是独生子，父母并不希望他出国，但他们知道要仪笙不出国或让幸度离开仪笙，都是困难的，只好希望俩人结婚有了小孩再出国，仪笙却认为生了小孩就谈不上出国了，做了母亲的妇人还有什么希冀与幻想呢？父母只好请求她好好照顾幸度。出国前，他们订婚了。在她的幻想中，幸度将是佩剑的王子，保护着她，去接受来自各方的赞美，然而到了美国，她失望了。幸度在陌生的环境中懦弱和无能，成了个废物，只能靠她的安慰过日子。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，他们终于解除了婚约。他沉沦过，休了学，停了工，但最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，快速地读完了硕士和博士。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二天，他便闪电般和一美籍女子结了婚。

这一段往事，至今仍折磨着她的心！

她这次离开洛杉矶回台北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陪伴母亲，对自己的终身问题不抱什么希望了，虽然父亲的去世，使她加重了责任感，决心做一个母亲期望的女儿：有家，有丈夫，有孩子的幸福小妇人。可是一个已过结婚年龄的归国女硕士，已不会对台北的男士产生幻想。

又是正东，他与自己的志趣相投，形象上虽比不上幸度，却颇有一份动人之处，如能得他做个伴侣，也不无可取之处。也许能结缘于这艘船上，使她真正有个归宿。

她想到医务室去，或许在那里还能遇上正东。不料在过道上又见了小护士。与她寒暄的过程中，仪笙在她的稚嫩面前，有一份自惭形秽的苍凉感。小护士热情地邀请她到她的小房间里去坐，闲聊中方得知她今年二十四岁，名叫王君燕。王君燕，多好的名字！她内心赞叹着。

王君燕是这船上唯一的女职员，大家都喜欢她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她上船时，她父亲就托大副照管她，看到大副年青、英俊又能干，宝华他们都认为，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。

这一天，船长宴客，仪笙为了出席宴会，刻意打扮了一番。她还约了君燕一起参加。然而君燕仍是不施脂粉，简朴得已接近随便。在仪笙看来，她不是过份节俭，就是缺少大场面的知识，也是对别人的不尊重，在酒会上，仪笙的美引来了众人的注目和赞扬。那豪华的气派和盛装足令每个人动心。君燕一直在仪笙的身边，然而她似乎没感觉到仪笙刺人的光芒，仍保持着自然淡泊，对这盛大的场面并无大惊小怪，只有温和的微笑。兴奋中的仪笙以快速流盼的眼光巡视了一下大厅中的人们，心中突然掠过一阵失意：正东没有出席！偌大的交谊厅顿时显得空洞而单调，自己这身精心打扮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的尴尬。她不由得羡慕起君燕那种不为外界牵动的安静来。

吴正东没有参加宴会，并没有什么大病，而是因为君燕。多少年来，他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女孩子，现在找到了，他庆幸上天的安排，却不料她是大副的爱人。开始他并不相信，但是在医务室看病时，看到君燕对大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，使他对君燕的追求完全失去了信心。正当他徘徊在走廊上时，不料君燕又来到了他的身边，问起了他的病情，她是那样的温柔，细心，其实只有他才知道，自己比谁都关心她。然而想到要击败大副这样正直、热情、对事业执着追求的人，他感到颓然。

玩宾果大副赢了十美元，他用来请大家宵夜，君燕与正东去拿电炉，走到君燕的门口时，她只是温柔地说：“请等一下，”这使

正东感到她对自己是那样的陌生，接过她递过来的电炉，正东转身便向走廊的那一头。不料，君燕却叫住了他：“这儿有个后楼梯，是船员上下用的，直通大副房间。”正东模模糊糊地跟在君燕后面走着，心想后楼梯就在房间的过道旁，对于大副与君燕的来往真是既方便又保密“真正是近水楼台！”他下意识地自言自语道。“什么？谁跟谁近水楼台？”君燕大吃了一惊，正东也突然清醒，灯光下，他看到她的脸色已失去了红润，“也许你会说我小题大做，事实上船上的制度很严，你们在外国久了，什么事都认为无所谓。”她低垂着头，搬弄着手指。正东一下子感到十分的抱歉和内疚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幸好大副来催要电炉，才使两人解脱了窘境，正东跟大副上楼去了。君燕悻悻然地回到房间，下意识地检点着碗筷。觉得不该参加他们的聚会，船上只她一个女船员，人们常把她和大副摆在一起，其实只有她清楚，大副对她一如兄长与胞妹，自己对大副，也只是有信赖和依靠。而对正东，则有另一种感觉，然而又能向谁解释呢……

船在太平洋上不急不慢地航行了十天，每天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，旅客们在情绪上渐渐失去了平衡。尤其是宝华，见了大副和船员都要问：“还有多久着陆？还有多久才到日本？”而大副总是好言安慰她。一天打牌，人手不够，有人提议找正东，而宝华却说“不！我不太喜欢他，他老是不高兴似的。”于是便让大副去请仪笙。大副走下楼梯时，内心有种莫名的欢欣。从仪笙处出来，仪笙突然对他说：“我刚看着海水，船好像停了。”这一说提醒了大副：船上的引擎坏了一个。“不要紧吗？”仪笙的细心引起大副的好感，而仪笙则感到了大副的稳重与沉着。与此同时，她又感到了惊慌与疲惫，有一种无名之火直烧心头。上船来好象什么都不顺心，尤其使她沮丧的是对正东的一点影响力都没有。在这么点大的船上，她的光芒刺激不到他吗？

今天又是宾果，可是君燕从不参加晚上的节目，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出神。自从那次与正东有了点小小的误会，她整个地失去

了内心的宁静。她知道正东在留心自己，可又觉得无力使他从误解中解脱出来，只落得暗自伤神。窗外天空和月色正好，她便只身来到三楼花园的长椅上坐下，象往常那样静静地坐着。然而她却不曾想到，正东刚好从客厅出来，看到了月下她的身影，一下子惊异得呆住了。正想转身退回去，君燕却站了起来，在转身走向窗边的瞬间也看见了他。正东慌乱中只好说：“王小姐，一人看月亮？”“我常在这里。”君燕低下了头。正东多想告诉她，大副又赢了。可又一想，何必总把她往大副那里推？他想走开，却又不忍心把她一人撇下。两人道别，君燕缓缓走向楼梯。看着她那低垂的眼睫，正东感到她是出奇的孤单，他一阵激动，好象这孤单是他造成的。他赶快走了过去，轻轻地扶着她：“我们顺路，我也回房了。”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而他却感觉到这眼睛是那樣的深邃，含蓄着无穷的深意等他去理解。他情不自禁地把她抱进怀里，一切都似乎静止了。

二楼传来的笑声和道晚安的声音，使君燕从窒息中清醒过来。她推开正东，向房中奔去。

正东失神地站着，仪笙却从走廊那边向他走了过来。对正东的提前离开，她感到黯然，同时也感到好奇：究竟是自己的魅力在减退还是他自愧不如？“还没有去睡？”她问道。“今晚月色很美！”正东尽量振作自己。仪笙邀请他到甲板上走走。两人都被海上月夜迷住了，正东注意到，仪笙在月下显得出奇地美，在谈论这美丽的夜景时，正东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的志愿，想起了君燕，直视着远方出了神，仪笙想说什么，又怕破坏眼前的景色，同时又感到了一种被忽视的落寞情绪。她低下了头，轻叹了一声。对仪笙的这一细小动作，正东感觉到了。仪笙对他的心情，他多少能体会到一点，他也曾私下爱慕过她，但对她，他却没有对君燕的那种感觉。他回过头来，看起来是这样深情款款地：“夜深了，回舱去吧，别冻着了。”仪笙一阵痴迷，主动地勾起他的手臂，走向舱内，走向长廊。船，在茫茫大海上行进着……

自从那次被正东拥抱后，君燕这些天总是躲着他，可是躲了一两天却感到若有所失。他与君燕对门而居，可总是看不见他，为何他也躲着自己呢？经过思索。她终于有所明白。一天，宝华来找君燕还书，口直心快的宝华闲聊中间起了她与大副的婚事，使她获得一次解释的机会，消息很快传了出去，君燕多希望正东得知后有所表示。正当她呆着时，正东走了进来，交给了她一封信便走了。她迫不及待打开，上面却写着：“醉后失态，唐突之处，万祈见谅！”这象一壶冰水浇冷了她的心！她多痛恨自己自作多情，把别人酒后的轻浮，当作万种情源编织着绚丽的幻梦！然而，内心的感觉又告诉她：他刚才凄楚的眼神，正流露着他的难言之情。他为的是大副！

十几天不见陆地的航行即将结束了。船越来越靠近日本国土，大家都处在无比兴奋之中，唯独仪笙落落寡欢，十八天朝夕相处，没能感到正东一丝情意，那有限的几天不会有什么成果了。船快进入横滨港时，本打算到东京去看望一位同学的，也都没有兴致了，她谢绝了杨高两家周游的邀请，盼望着正东的来邀。可是她失望了，正东连人影都没露一下，船进港那天，大家都站在船廊的顶端，观看着船驶进码头的情景。看着大副穿着整齐的制服，笔挺地站在船头指挥的神情，都不由得发出了赞叹，仪笙也觉得他一扫平时的儒雅，举止间有说不出的威武和神勇。她从来没有仔细地察看过他，这似乎是太不公平了。

大家都离开船头吃饭去了，船廊上只剩下君燕和正东，繁华的海港上虽没有一双眼睛是注视他俩的，但是君燕却仍然羞红了两颊。两人的内心都怀着深深的情意，尤其是经历了误会的痛苦和理解的欢欣，正东向她靠了过去。

在横滨港口堤岸的园中，留下了他们两人的身影，在轻微细雨飘洒的花架下，在使人迷醉的花香当中，正东紧紧地拥抱了她，轻轻地亲吻了她的嘴唇。两人回船时，已是更深人静时分……仪笙白天没有上岸，却收到岸上送来的邮件，那是洛杉矶一

位同学的信。信中谈到了朋友别离的伤感，还谈到了幸度的痛苦与绝望。仪笙看完信，不由得难过地哭了起来。

大副处理完装卸货物的事务，走进船廊，旅客们都上岸去了，他感到了清冷与寂寞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在船边的栏杆旁，看到了仪笙孤单的身影。看见他走过来，仪笙拂开遮面的长发，向他递来了个笑容。这使他疲倦的心立刻轻快起来，大副劝她到岸上走走，并请她作参谋到免税市场买对耳环给自己的妹妹，仪笙欣然答应，不料刚走下软梯，船上的装卸机械出事了，大副只能回船。仪笙走在陆桥上，回头看了眼高处的大副，恰好大副也注视着她，向她挥舞着右手，愉快地笑着，仪笙也满怀高兴地向他打着招呼，她看懂了大副的手势：叫她等着。仪笙的心开朗了些，她全心全意地等着他来，热烈地，毫不迟疑地，像等一个多年好友，等一个自己的亲人！

船离开了横滨，向神户驶去。

深夜，仪笙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“快看窗外。”有人命令道。她机械地走向窗边拉开窗帘，只见在单调而黑暗得怪异的夜空，悬着一轮火红的球体，她以为这是日出。“太美了，”她自语道。“这是月落，”门外的人告诉她，这时她才想起门外那个叫醒她的人，急忙开门出去，是精神奕奕的大副汉桥。“啊，汉桥，是你。”“现在三点多，你如还要看日出，可以起床了。”汉桥看着手表，避免面对穿着睡衣的仪笙，“我在三楼花园等你。”仪笙羞红脸地关上门，迅速换好衣服来到三楼，只见大副面对着窗外的景致发呆。看着这花叶扶疏、光线幽暗的花园，这海上的黑夜，这火红的落月，这男人的背影，她感到一阵恐怖，不禁一声尖叫：“陈汉桥！”汉桥猛然回身，“快来看，如果我们运气好，会碰到这边月落，那边日出，两个红球，一东一西。”

仪笙被他描述的奇观镇住了，太美的事物本身就带着点恐怖，她浑身起了一阵轻微颤抖。落月渐渐西沉，另一边昏暗的天空突然有了一丝光亮，光线由青白转为淡红，使附近的天变成橙

黄，透明而发亮，而落月低垂的天边仍是一片黑暗。淡红的光瞬息万变，突然，在万丈光芒下，半轮红透的太阳，跳上了水面，瞪视着对面越来越暗的落月，果然是一东一西，两个红球！

仪笙的情绪也由惊恐而变得开朗，她感激地看了眼汉桥，好像这景观是他为她而制造的，“谢谢你，汉桥！”她想拍拍大副的臂膀，猛然才发现，自己正紧紧握住汉桥放在椅背上的手，汉桥健壮的手背上留下一粒粒明显的指甲痕迹。

船在神户停了几天后，又驶向了南朝鲜。

眼看一天天接近家乡，同伴们都在为这仅有的假期而兴奋，只有仪笙更加心思恍惚。正当大家忙着由仁川去汉城时，她却独自在房内消磨时间。汉桥来了，建议她到仁川看看，仪笙不置可否，在汉桥热情劝说下，她终于动了心。渡船在海面晃悠着，仪笙好奇地问起了汉桥全家。此时，仪笙才知道他出身书香门第，还知道了他的女朋友为了出国，终于与他分手的曲折故事。仪笙觉得他对人生，感情理想，有着许多的思索。“在海洋上的时候是很无聊寂寞的，我在船上那么久，这一趟是最热闹的一次，有那么多的时间，可以常常对一个问题穷追一气的。”仪笙扶着他的肩头跳下渡船，傍着他走着，汉桥拥着她步上了码头阶梯，他希望这阶梯永无止境地向下延长，寻找了那么多年，他觉得要找的就是她，美丽、大方、才华如锦，心细如发。只要和她在一起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仪笙对半日仁川之游增加了兴趣，于是便独自一人乘车去了汉城，汉桥有事不能来，使她不免有点惋惜。

进入“神秘园”，那里面的楼台亭阁，长廊长柳，都洋溢着中国式的意境，她甚至觉得有些地方就是仿照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建造的。正当她留连忘返时，突然听见了两个熟悉的声音，循声看去，原来是正东和君燕！他们两人手牵手，眼看眼的走了过去，那亲密的情景使仪笙像被人敲了一记似的，脑中呈出一片空白！一路上自己编织着的梦的花环，竟然就这样破灭了。她记起

了宝华说过，君燕不是大副的女朋友，既然名花无主，就随时有被人摘取的可能，她为什么没有想到和她对门而住的正东？仪笙想着，一种苍凉的心情黯然而生，在这陌生的土地上，禁不住洒下了伤心的泪水……

开船的时间到了，然而仪笙却没有回来！一个女孩子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，会怎么样呢？船上的人都为她心急如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汉桥更是大吃一惊。

他对仪笙的印象良好，时来已久，从他第一眼看到她起，就认定自己要为她受着感情上的折磨。然而他一直把对仪笙的好感深深地埋藏着，他等待着，等待有一天能有机会向她表达自己内心的爱慕之情，可没想到今天听到的却是她失踪的消息。仪笙那形单影只孤立无助的形象，一下子占据了她的全部心房。于是，他终于急速登上了岸，坐上计程车，直奔汉城，向着那陌生的街头，陌生的人群，去寻找那个牵动着他的心神的熟悉身影……

据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9年3月版本

(戈 仑缩写)

他 与 她

朱秀娟

水险部新来的经理曾伦，引起了整个“联合保险公司”人们的注意，只有会计室主任萧晓星态度漠然。当曾伦第一天上任，来到会计室与职员们见面时，萧晓星看到的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，但她并没有过多的注意他，倒是他注意早了这位清秀端庄，却戴着副老气横秋面具的老处女，他深深地打量了她两眼并好奇地猜想着她的出身经历。